蜂蜜：从上一代人的故事讲起它的一切

要说起怎么养起了蜜蜂这一话题，在我家应该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从我爷爷那一辈开始说起。当时的黑龙江虽然土地肥沃，万象更新，但贫困、寒冷与饥饿的阴云仍然笼罩在不少人的心中。我的爷爷在当时育有两子一女，虽然在畜牧站担任兽医的收入在当时也算丰厚，足有36元，勉强够全家人温饱，但若要想偶尔买些排骨或五花肉，给妻子和儿女补补身体，就比较困难了。

爷爷奶奶是北大荒地区的第一代开垦人，当时的北大荒（黑龙江省三江平原-完达山一带）自然条件恶劣到什么程度呢？光从温度来说，冬天的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42度。当时的低温和今天的低温还不一样，今天已经是工业社会了，密不透风的钢筋水泥，完善的供暖设备几乎让新一代东北人几乎忘记了对寒冬的恐惧，大城市巍峨的楼宇挡住了凛冽的西北风。但是时间回到1972年，零下42度的气温透着刺骨的严寒，加上广阔的平原没有任何遮蔽物，刮起的烈风至少让体感温度再降低十度以上。除了寒冷外，降雪量也特别大，一场大雪能轻轻松松的把整个房子都盖住，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发现窗户外面是黑的，仔细分辨才发现是被大雪盖住了，于是家家户户开始铲雪，小孩子单纯，不觉得有什么，费劲的推开门之后就开始欢快的到处刨，觉得很好玩，大人们则在心里盘算大雪会不会造成什么经济损失，大棚扣的够不够严实。

光是自然条件的恶劣倒没有什么，最要命的是医疗条件落后。小孩子在冬天一个不小心就容易发烧，我的父亲当年就是这样，生了一场重病，那时候不像现在，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，病拖得越久越容易出问题，慢慢加重，最后得了小儿支气管哮喘。好多好多的孩子就因此夭折了。那时候父亲才两岁，得病的时候尚且没有记事，但从有印象开始，犯病的时候是不能躺着的，寻常病可以通过卧床休息缓解，但是哮喘不行，躺着就喘不上气，还需要来回的晃悠，才可以顺利呼吸。夏天时犯病则不能在屋子里面呆着，因为屋里太过于炎热，年幼的父亲一直哭闹，爷爷就抱他出去。屋外吹吹风，凉爽一些，多少能缓和一些病情。

所以这种病夏天倒是还好，就怕冬天，一旦接触冷空气立刻犯病，最严重的是有一年的腊月二十九，家里马上准备过年了，那年父亲三岁，突然犯病，此次极为严重，几乎无法呼吸，嘴唇憋得发紫，年幼的大伯吓的直哭，爷爷揣起一只手电筒，再用一床被子将父亲裹起来，背着他就往医院赶去。当时的医院距离足有50里，腊月的暴风雪也无奈的未曾失约，成片的大雪拍在脸上又化成冰水，凛冽的寒风吹透厚厚的棉衣，寒冷好像能渗入骨髓里。雪岗堆起几米高，无法踩过去，只得手脚并用，爬也爬过去。路过一个雪岗时，爷爷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扑在雪堆上，雪顺着衣服的缝隙就钻了进去，一种近乎绝望的情绪像山一样压在了这个年轻的东北汉子身上，但是我无法揣摩的是那一代人的坚强与韧性，他拾起地上的手电筒继续往医院赶。爷爷晚上出发，足足走了一晚上，第二天清晨才到的医院。

父亲因为常年吃药的原因导致身体浮肿虚胖，又是医院的常客了，所以医生护士几乎都认识他了，个个打趣道：“小胖孩又来了啊”。可不是又来了，那一年过年直接在医院过了，住了一个月院。当时实在是医疗条件落后，就是没办法治好，但爷爷奶奶一直没有放弃。除了卫生院的正规治疗，还在亲戚朋友处打听各种偏方或土办法。有人说用豆浆泡能治好，在那个物资特别匮乏的年代，爷爷挑了两个大水桶，一桶约有六七十斤，满满的挑回来两桶豆浆，倒在一口大缸里面，又在里面放了一个凳子，将父亲抱进去泡，后来又听说中草药“姜蚕”治疗哮喘有奇效，爷爷就托当时的支边青年买来给父亲吃，可惜的是，都没有明显效果，只好经常往返于医院。用现今的俏皮话来说，不是在医院，就是去往医院的路上。

转机出现在1974年冬天，那一年连队组织爷爷单位的职工去劳动，去一个水泡子（小型水湖，本地人习惯称为泡子）挖淤泥，将淤泥挖出来运到农田里当肥料。中午休息的时候，见到一个生面孔，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从此地路过。北方人豪爽爱结交朋友，爷爷就呼唤他过来一起休息，俩人便天南地北的聊起天来。聊着聊着老人便向爷爷诉苦：“冬天太难熬，老是咳嗽，吃了好多药都不见好，没办法，只好去北边的寨子里买些蜂蜜疗养。”爷爷奇到：“蜂蜜这东西有啥作用呢？还用它治病？”老人便教他：“蜂蜜这东西除了滋补身体，还能润肺止咳，用蜂蜜兑上白酒，治疗咳嗽非常有效。”爷爷听后也决定试一试。当时连队北方有座山，叫做红旗山，山上有个村落，叫红旗寨，有一些养蜂的，老人正是要去这里买蜜，于是爷爷也去这里买了蜂蜜，当时的蜂蜜价格非常昂贵，有1.2元一斤，当时一口气买了五斤。

蜂蜜买来了，但是小孩子又没有办法喝白酒啊，小孩一喝就吐，其实也不奇怪，高度的白酒连大人也喝不进多少。思来想去，最后福至心灵，跑到供销社买来黄酒，兑在一起喝。

父亲后来回忆，这黄酒单独喝不好喝，但是和蜂蜜兑在一起，酸酸甜甜的，竟然还挺好喝。以往吃药，都比较困难，中药苦，父亲很抗拒，此次吃药难得像杀猪一样，但蜂蜜这东西毕竟甜，小孩能接受，大人让喝也就喝了。从那时候起，早中晚各一杯，这次奇迹发生了，这病慢慢就有了起色，逐渐开始恢复了。

那一年姑姑出生了，而大伯和父亲都逐渐长大了，长身体的男孩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吃。“俗话说：半大小子，吃穷老子嘛。”我的父亲回忆起当年的情景，笑着说他和大伯曾经伴着蒜，一顿吃了一大盆馒头。“你奶奶蒸的馒头足有成年人拳头大，我十一点吃的，跑出去玩，你猜怎样，下午一点半就饿了。当时肚子里没有油水，饿的快呀！”一家五口吃饭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，更别提爷爷还计划供三个孩子读书，要买衣服、家具、修缮房子，冬天，全都是必须的支出。给我父亲治病也是花了不少钱，蜂蜜也不便宜，刚开始五斤五斤的买，后来每次买十斤，喝的很快。寒来暑往，爷爷来回买了很多次，有一年突然想着，既然这样，那不如干脆自己也养一些蜜蜂。如果养蜂能养好，除了家里喝，说不定还能卖一些，补贴家用!

于是那一年，爷爷仔细的挑着好的买了几箱蜜蜂，开始学着自己养蜂。蜜蜂有很多品种，但是虎林-饶河一带有一种特产蜂：东北黑蜂，这种蜂最大的特点就是耐寒，方便渡过黑龙江漫长的冬天；其次，工蜂的采集能力强，能够充分利用短暂花期的时间；要说起少数的缺点，最头疼的就是爱蜇人了，不过，既然想吃这碗饭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

开始干才知道这东西没那么简单，而且特别辛苦，第一年产量很低，但好歹够自己吃了，除此之外，自家酿的蜜吃起来还比红旗村买来的还要好吃，一家人都十分高兴。

蜜蜂在花期采蜜，非花期或者恶劣天气要休息，休息的时候就要吃采来的蜜，恰好那年天气不好，连续下大雨，也没法采蜜，爷爷见蜂箱里的蜜吃完了，便又加进去一些，结果蜜蜂全都死了。怎么找也没有找到原因。询问了好多老养殖户，最后才分析出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原来，当时喂给蜂子的蜜除了自己家的，还有一些红旗村买来吃剩下的，这些蜜比不上自家的口感，我父亲挑嘴，就开始只吃家里的蜜，坏就坏在这里，红旗山里的养殖户为了追求效率，在蜂巢没有完全封盖时就拿出来卖了。通俗的说，他们卖的蜜是没有完全成熟的蜂蜜，行内人称为“水蜜”，由于没有完全成熟，含水量较大，所以容易发酵变质。令人气愤的是，当时他们卖给爷爷的是放了几年的陈蜜，浓度高的蜂蜜是耐存放的，具有超长的保质期，但水蜜不行，超过一年就坏。这种蜂蜜人吃了勉强倒是没问题，但是蜂子吃了就要死，爷爷为了避免浪费，将这种已经发酵的蜜加入了封箱，导致第一年养蜂就血本无归。

纯粹赚一点辛苦钱。爷爷做什么事都有一股韧劲，又买了几箱蜜蜂，为了解决蜜蜂越冬难的问题，爷爷除了找人请教，还去市里的新华书店买了好几本书，仔细的钻研养蜂技术。

有的时候活干的好还容易遭人妒忌，有一次聊天，回忆起那些年从养蜂开始的往事，父亲点上一根烟，加重语气和我说道：“说到这里，其实你爷爷特别的勤奋好学，这点你有没有印象？他这个人做什么事都喜欢琢磨，研究，这个也是当时大家公认的。”我发傻了，这个形象和我印象中的老人有些冲突，我边回忆边说：“没有记得我爷爷特别好学啊，小时候倒是听到有人说我爷爷这人最能算计……”“算计？”父亲轻蔑的说，“你不说我都知道是谁跟你嚼的舌头，恨人有，笑人无，论种地养牛也好，还有畜生治病，给牛配种，吃什么饲料长得快，更不用说后来养的蜂子（蜜蜂），你爷爷都是搞的最好的，这叫啥？这叫凭本事赚钱。而且你爷爷心眼可好了，只要有人向他请教问题，从来都不藏私，哦，最关键的那几手除外啊。”父亲顿了顿，接着说道：“养牛养了大半辈子，不如一个半路出家的兽医，说出去我都嫌丢人，还好意思和小孩子瞎说。嗯，扯远了。在当年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吧，我，你大伯，和姑姑，我们仨人从来没挨过饿。你姑奶（爷爷的妹妹）远在山东，那边当时情况也艰苦呀，后来你爷爷还定时给她汇钱过去，在当时那都真正的‘血汗钱’哪。你姑奶后来每次回忆起这件事都掉眼泪，她当年嫁的不好，婆家总给她脸色看，但后来，因为你爷爷年年汇钱过去，日子都宽裕了好多，你姑奶就在家里挺起了腰杆。后来每每提及此时，你姑奶都要流眼泪，这毕竟是那一代人的骨肉亲情啊……”

时间回到七十年代，接着说回爷爷开始养蜂的事，第一年不太熟练，虽然

我打断到“又扯远了，我在问你咱家养蜜蜂的事儿呢。”

“哦哦哦，”父亲弹了弹烟灰，接着说道“后来你爷爷在外面学了一些养殖蜂子（蜜蜂）的基本知识，回家以后就开始边养，边研究。养的品种呢，是东北黑蜂，这是咱这边特有的一种蜂，非常的优良，产卵，抗病力都强，最关键的是它非常的耐寒，可以度过黑龙江漫长的冬天。后来好像还被收录到什么农业部的保护名录。不同南方地区，他们主要养的就是意大利蜂，这蜂皮实，采集能力也强。不过要说到以前的土蜂啊，也是一种好蜂，好宝贝，不过现在养殖土蜂的已经很少了”。我补充到：“土蜂就是中华田园蜂吧。”“对，中华田园蜂。”我接着问到：“我看到好多人都在卖土蜂蜜呢，网上也很多。”“那特么是扯淡呢，哼哼。”父亲又轻蔑的哼哼了两句，涉及到蜜蜂他总是充满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优越感：“现在还有几个人养土蜂啊，就算有也在深山里呢，产量又低，寻常人哪里买得到？”

我接着问到：“那么现在连你也不认识养真土蜂的了吗？”父亲缓缓突出一口烟，不假思索的说道：“没有，15年我重新捡起来蜂子之后……也在天南地北结交了好多同行，有山东的，辽宁的，河南的河北的，湖南的湖北的……真正养土蜂的一个都不认识。不过，我倒是在网上看到动不动就有人说自己家养的土蜂，还有啊，那个xx上卖的那的什么‘纯正土蜂蜜’，我一看月销售额，都好几万，那不是扯淡是啥，哈哈哈……”

我老爹说到这里，又笑的‘黑枝乱颤’，我没理他，自顾自的记录着这些信息。见我啥反应，自讨没趣的接着说：“咱家养这个，这行的这些事儿对你来说应该也不算是秘闻了吧。不过，虽然说土蜂好，但是咱东北黑蜂也不差呀，全国就咱们这养，又漂亮又耐寒，那也是好蜂子。椴树蜜也是好蜜，和其他蜂蜜不同的是，它特别的香醇，一吃就能吃出来，特别的香”

咱这边的花粉主要就是椴树。椴树蜜你就